

每年八月上旬的某一天,就告秋了。告秋与不告秋有什么差异?人还木知木觉,庄稼、蔬菜就得知了,就变化了。先说稻秧,生产队长拔挺喉喊:大家用力,告秋前要插完。可是大家的腰弯不下来了,弯下来的就直不起来了。茫茫秧田,四分之一的水田还是告秋后一两小时插好的,那是过了时辰的日子。一两天看秋后插的秧,瞄一眼就惊诧,水田里,西面的秧苗站得挺直,茎根清爽,叶面碧蓝,朝气十足;东面的东倒西歪,像是霜打过的,比西面的要矮一截;那秧叶,像是太阳烫过的一样,一半黄,一半绿。娘叹了口气说:现在,你相信了哇?节气凶哇?我对娘说:多撒点肥田粉,多耘稻,就好的。娘笑笑。

过了三天,队长就派工要我们去耘稻,地点就是秋日插秧的田亩,队长叮嘱耘得慢一些,要给秧苗扶扶正,还要将露头的稗草拔干净。我们照着做了,就像对待家里的奶末头(兄弟姊妹中的最小一个),细心、用心地照顾着,队长也带领着一帮子男人给秧田撒了返青肥。过了半个月,东面的秧苗确实根粗了起来,叶绿了起来,个子也超过了西面的秧苗,真的是长势喜人。大家笑意挂在脸上,都说自己有办法,都觉得自己勤劳的双手真伟大,可以改变许多东西,而最让大家心里骄傲的是:节气,没有什么了不起。

事实呢?到了十一月份,收稻了,脱粒了,扬尘了,大家才发现:看上去长相最好、气势最足的这些稻秧,其实是一个假象。它们的谷穗长得最少,最少的谷穗里秕谷却最多。毫无疑问,出谷率最低,产量最低。这个时候,大家才觉得劳而无功了,上当受骗了,才想起那个告秋的气节,才服帖起头顶上的老天爷。他们再一次相信:脱了季节脱一年,脱了时辰脱一季。老天爷实在不可怠慢。老天爷真的不可怠慢的,你看看菜园里的落苏就知道。秋风起了,秋风是看不见的,但秋风一定存在,一定刮过村庄与菜园,落苏自

我们登上游轮凭栏观望千岛湖,感觉水质要比塞纳河、多瑙河、沃尔塔瓦河清澈,所谓“天下第一秀水”,名不虚传。湖面上凉风徐徐,天地间不甘以平静的姿态欢迎游客,表演的帷幕徐徐拉开。天色渐渐暗下来,一条条细密的水线从天而降,“滴里答啦”,涟漪轻漾。片刻,烟雨初霁,缓缓移动的云,在天空勾勒出风的线条,多姿多彩。冷不丁,太阳从云层中露出笑脸,点亮了整个湖面。船前波光潋滟,我的心情随之明媚起来。少顷,阳光又变成一个害羞的孩子,躲进云里。

江南时阴、时雨、时晴,一半靠天眷顾,一半靠水滋润。若不是遇上黄梅季节,天气一波三折的戏剧性变化,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听风、观雨、赏日出,还基本感觉不到天气的闷热。

整个风景区占地面积约1000平方公里,平均海拔在600-1000米,岛上森林覆盖率约达93%。鲜嫩翠绿的植被和大面积水域,形成17℃的年均气温,气候温润,四季生机勃勃。

透过水上一层薄薄的氤氲,纵目闲望,碧波中的岛屿,如天女散花,错落有序,形成一座座绿色城堡。游船不知疲倦地带着人去观赏了梅峰岛、龙山岛、娱乐岛。人们漫游在小桥、林中、溪边,有一种期待已久的邂逅。抬头是密密麻麻的绿叶,露出光线斑驳的天空,周围山清水秀,有未被人触碰的纯净。

这是我国在上世纪60年代首座自行设计建造的大型水电站——新安江水电站,因此而筑坝拦江、蓄水而形成的人工湖,成了我国重点名胜风景区之一。

当年,为了建设这一水利工程,之前浙江省西部的几个县,先后淳安、遂安合并为淳安县;后在淳安县与建德县市交界处的新安江铜官峡谷中建设。

淳安县又名贺城,建于公元208年,犹如古钱币状精致的“商”字,在一些屋门前的廊下,还有沿溪而建的白墙黑瓦徽派马头墙宅院;另一座狮城,得名于当时的遂安县城北五狮山,在唐武德四年(621年)迁至遂安地界,有“浙西小天府”之名。

1959年,新安江截流蓄水,整整29万人动迁,狮城、贺城两座延续千年的历史名城连同27个乡镇、1000多座村庄、30万亩良田和数千间民房被水淹没。为了给发电、灌溉、养殖、旅游、防洪等为民造福的工程让道,那些曾经看得见的风景变成了看不见的风景,“隐居”在了湖底……

然也吹过。到菜园里一看,秋日的落苏一天一个样。原先表皮晶晶亮的落苏,现在变得黯淡无光;原来是清一色的青色,或者紫色,现在都是青一块,紫一块;原来光滑无比的皮面,现在起了许多的疙疙瘩瘩;原来是长条直挺的,现在都弯腰屈背了;原来圆圆的条子,现在变得有棱有角了;原来看上去精神十足,现在像是挨过人的拳脚一样,精神萎靡,一派落魄的样子。

大家都说秋后的落苏有毒,不可以吃,但不吃是浪费,还是去菜园摘了落苏,摘了后知道,说有毒是假的,有虫才是真的。切开落苏,看见几乎每一只落苏的肚里,都有一条或两条的青条小虫躲在里面。将虫子吃过的地方剔除掉,再将落苏削成三角块状,往水里浸上五分钟,再放到锅里烧落苏,等了五六分钟盛到碗里了,一吃就感觉硬硬邦邦,落苏特有的滋味消失得无影无踪,确实不想吃了。大家说秋后的落苏不好吃,其实是说落苏过了节气后,长相、味道、

吃口,甚至营养,都不如以前了。古人说的“不时不食”,老老人都懂,不过表述方式不一定,老人家习惯说“现在好吃了”;老人家更知道“过时不食”的道理,老人家习惯说“现在不好吃了”,吃落苏便是。与落苏一样的

是豇豆,七月还没有到末梢,同样是一个藤里长出来的豇豆,原先一根豇豆里从头至尾无一处咬痕,现在每隔三四节,总有一堆像眼屎一样的虫眼存在。烧煮以后吃,会感觉糯性没有了。那些番茄,颜色泛绿不匀,样子也像歪瓜裂枣了,摸上去就像摸一只土豆差不多,弹性谈不上了,烧了吃,软化难,皮子却是脱落的。黄瓜的表皮白化了,切开来,黄花的肉质松弛不算,首尾絮状现象严重,断然不能吃捏黄瓜了;烧煮以后,吃一口就知道黄瓜那种微甜的味道跑光了,连什么味道也说不清楚。

这个时候,却是丝瓜禅味最足的时候,冬瓜最嫩最鲜的时候。

### 「节气」的力量

高明昌



高明昌

面包非中式食品,有物料可证,瑞士苏黎世博物馆藏有一块面包化石,来自6000年前的湖底;埃及法老古墓中有制作面包的壁画,也有5000多年的历史。当然,我等记得最清晰的是电影《列宁在一九一八》那句经典的台词:面包会有的……

面包尽管不入中式点心序列,但上海人早餐选项中,天天食用的占二到三成不算夸张,三到四,甚至五成而交错食用的也不会夸大。面包食者之众,是面包的营养性,还是耐饥性?价廉,还是物美?各人的感官、感受不会一样,也难形成共识。

我第一次独享面包还是学生时代的第一次春游。当班主任老师宣布二年级学生也可以春游的消息后,好几个晚上睡不着觉,还有一个劲地叫母亲带点什么点心当午餐。春游前一天放学回家,母亲已为我准备了绿色花纸包裹的大面包。姐姐说妈妈偏心,过去她们春游都是带面饼干粮。是的,那次春游午餐我也发现同学大多吃馒头或干饼,带面包的也多是罗宋面包或赤膊面包,当然也有吃蛋糕的。我知道母亲为我准备的面包价格上要贵些,当时罗宋面包是七分钱,赤膊面包是九分

钱,油纸面包要一角一分一只。为此,这张面包纸我珍藏了多年。

如今面包早已不稀奇了,随处可见。上世纪八十年代,我工作单位大楼后的九江路有家叫“海海”的面包房,一款圆形圈圈层叠的面包(手

### 闲话面包

陈雨沪

撕可一层层剥离)最讨我喜欢。那时夜晚加班,或几个同事要过过“四国大战,大怪物”的瘾,这款面包绝对是主食,也许是它的嚼劲、韧劲、磨劲,这口味可以PK其他食物。当时请教面包大师傅得知,面包切面孔眼的大小,直接影响味道,他们的面包发酵时间有掌控,面包成型时让孔变小,就留住原始麦芽香气,又形成有张力的口感。所以,如今每当品尝面包时,会不挑大孔眼,这样口感有弹性又非单纯的食用香口味了。这款面包也是我当年经常孝敬父母带回家的食物。

面包的认同感强,源于上海市民海纳百川的胸怀,既是一种文化

演绎的生活方式,也缘于面包食用的简单、简要与简便。成年市民生活节奏之快,早已传染给了少年儿童,许多学生会睡眼惺忪中,甚至闭着眼完成面包、牛奶加鸡蛋的早餐。早餐面包选购,很多家庭大多隔夜准备。有人问,何似不像大饼油条当场购买?其实,这是家庭主妇的精明与精细。城市的国际化进程,使她们对西点早已了然于胸,以面包为例,刚刚出炉面包里的乳酸与醋酸需要一段时间,才会慢慢地散发;同时,新出炉面包中的酵素因为高温而存留,内中的二氧化碳只有待到自凉后才会完全排空。当然,如食用前再加加热烘烤,则不会有什么酸味了。

放眼四周,上海老旧小区的面包房,商业广场新业态下的面包房,可谓层出不穷、方兴未艾。创业经营者知道,面包房不可能暴利,也难与其他行业匹敌,但在满足市民刚需中,有勤勉、勤恳、勤奋的元素,养家糊口绝对绰绰有余。也许,生产者、经营者、专业者、监管者的执著和努力,令上海面包市场强而弥坚、盛而华美,这正是市民的口福也。



边看边聊

有光的地方就有影子,长期以来,由于人们缺乏科学知识,影子曾遭到种种误解。

德国作家沙米索(1781-1838)写过一部揭露资本主义社会丑恶的小说《出卖影子的人》,描写施勒米尔为了成为富人,把自己的影子卖给了魔鬼,从此他失去了灵魂;因为民间认为,没有影子的人是不真实的,在现实世界里也就没有位置。古印度梵文叙事诗《摩呵婆罗多》中讲到一故事,漂亮的公主将与勇敢的王子结婚,可是有四个神仙也同时爱上了公主,他们都变成王子的形象,于是在婚礼上突然出现了五个王子。聪明

的公主发现五个王子中只有一个是和地面接触的,而且也只有他能投下影子,这个人就是真正的王子。

影子令人捉摸不透,它时刻陪伴着我们;影子又是那么不可阻挡,投在大地上、爬到墙头上、挂在天花板上,甚至可以躺在水面上。然而人们却无法抓住它,“追逐自己的影子”,是一句外国谚语,意思就是“做不可能的事情”。

古人不知影子是如何产生的,于是把影子“升华”为灵魂的载体。世上有些原始居民认为影子是“精神之我”,只要威胁到影子,也就是威胁到本身了。从前,喀麦隆人走路从不靠河边太近,他们怕自己的影子被鳄鱼咬住。

影子在英语中有“幽灵”的意思,文学作品中经常让一个人的影子单独出现,用来表示一种“死”有关的意义。传说德国布罗肯地方的哈茨山脉经常闹鬼,这个鬼能轻易从一个山峰跨到另一山峰,“布罗肯幽灵”引来了无数游客,后来发现,这个幽灵其实就是观光者自己的影子。类似的现象在中国峨眉山也有,人们称

之为“佛光”(或祥光)。据说在天气晴好的日子,从金顶可以见到一种似虹的自然现象——光环,如果自己的影子正好投在这光环中,那就成“宝光灌顶”的奇幻景色了。幽灵也好,佛光也罢,它们都是光学现象。普普通通的影子,却是人生路上最忠实的陪伴者,哪怕山高路远,哪怕障碍重重,它永远陪伴着你,赛过情侣,赛过宠物;无所顾忌,不求索取,只求形影相随。

### 忠实的影子

陈钰鹏



智慧快餐 郑辛遥 网络喷子犯众怒,污人不成丑自己。



夜光杯

黑白的雨。黄灯下。两只小杯,两色。小宾馆,玻璃的窗,玻璃的杯。

天地,一起亮了。小杯,方圆,像是古代的升斗。一只青绿,很淡,像是少年的郊外。一只茶色,也很淡,又像是古城的黄昏。举起,放下。放下,举起。只看,光影流转。再看,水意淋漓。无水。这样的杯子,怎么舍得放水?

### 杯子

魏鸣放

小时候常常在塑料片上画画,待到夜幕降临时,用手电筒把画面映射到墙壁上,看着自己笔下的卡通人物被无限放大,并且随着光线的抖动,似乎还能活动起来,心里充满了快意。

我的这些把戏,古已有之。旧石器时代的石洞壁画上,可见动物被叠上了多条腿,用来表现某个被分解的动作,比如野牛的奔跑。伊朗沙赫里索克塔出土的一只陶碗上,绘有五幅山羊图案,陶碗旋转时,能够看到这只山羊朝着一棵梨树跳去。这可视为动画的老祖宗了。

稍大一些,听说了赛璐璐的概念。赛璐璐,塑料的一种,透明,可绘,可染色,比起我儿时画过的塑料片无疑高级得多。老早没有用到赛璐璐的时候,动画制作需要重复绘制背景,并要

做到天衣无缝,否则就会“穿帮”,前功尽弃。有了赛璐璐,可用来取代动画纸,动画作者不必在每一张动画纸上重复描画背景,只需将活动的形象与固定的背景分层,活动形象单独描画在赛璐璐上,再与背景叠加起来拍摄,多好快省,事半功倍。当年迪士尼的《白雪公主》和万氏兄弟的《铁扇公主》,就开始利用赛璐璐的妙处了。

没有电脑的年代里,动画画,全靠手中一支笔。1秒钟得有24幅画面,才能满足人类视觉停顿形成的误差,使动画变得连贯流畅起来。我算术不好,但也能算出,10分钟的动画,要画7000到10000张原稿。可想而知,一部两个多小时的《大

### 赛璐璐之恋

黄沂海

闹天宫》,得投入多少个创作人员,花费多少个工时,消耗掉多少张赛璐璐,在大量密集而乏味的手绘劳动中,才诞生了这样一部被称为中国动画里程碑的鸿篇巨制。曾经去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参观,走马观花,旧梦重温。当时厂里还部分保留了手绘技术,看成排的美工端坐在画桌前“描红”,非常辛苦的样子;而电脑动画的兴起,正在渐渐“蚕食”赛璐璐的施展空间……小荷才露尖尖角,赛璐璐原稿如今也耐不住寂寞,悄然现身于拍卖会动漫专场,价格一般在3000至5000元。窃以为,如果只是为了收藏一份难忘的动画情结,买上一两张赛璐璐欣赏足矣;若是为了投资升值,则大可不必。因为,一则赛璐璐多为流水线“描

知苑新语

### 默然

金玉明

莲转身成座,充满慈悲。前世隔着今生的,不一定需要时光倒戈。凋谢的只是物质,任何物质都有精神的观照。千万不要摘漫山遍野的格桑花,越平凡,越显高贵。默然暗示来世。

### 七夕会

红”之作,鲜有名家手笔;再则上海美影厂的仓库里,赛璐璐原稿以成千上万计,多到满坑满谷,恰似笼中之虎啊。大凡藏家都明白,数量乃价值的大致。偶然间,收获一张《金猴降妖》的赛璐璐原稿,令我欣喜不已。还记得,这部动画经典之作,说的是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故事。情节还是那几个情节,人物还是那几个人物,但无论造型设计还是拟音配乐,都十分用心。还记得影片中的猪八戒吃了败仗,把耳朵拉大当作风帆,落荒而逃,是国产动画片里少见的幽默。数码技术一路高歌猛进,赛璐璐终将被甩出动漫的轨道。望着越来越多粗制滥造的电脑动画充斥荧屏,总觉得赛璐璐的年代非常亲切,非常厚道。

### 雅玩